

**Kodak**  
LICENSED PRODUCT

C Y M

KODAK Gray Scal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松平萬年著  
文明田舎繁昌記 初編

明治八年  
六月新刻

文昌堂發兌



文明餘誌自叙

昭代右文之化、施及九垓八紘、五大洲中、貿易普通、英也佛也獨乙也魯西亞也于支那于印度各國之人、萬邦之物、爭航競艘、日夜輻輳于三府于五港焉皇風之所被、豈可不謂廣大矣哉然而郡縣村邑亦變鄙野舊習、得歸文明、德教則文士遭際此世。



安得不下記其繁昌以鳴其光隆耶頃者府下已有東京繁昌記之著余亦假輦筆郡縣之開化一名曰文明餘誌迂僻野叟聞見殊狹記事不華看者比之村婦之醜亦所不辭也耳

文明  
餘誌 田舎繁昌記目錄

初篇

小學校

養蠶

村劇

二篇

藝妓

教院

鄉宿

目錄終

文明 餘誌 田舎繁昌記

小學校

松本萬年 著

一大區一中小學數所或以一小村為一小區或合數村為一小區合數小區成一大區維新以後之制郡縣之廣人民之夥僻鄉陬邑何處無學樵童牧豎何人不學而悉屬中學以統于大學焉學政之行豈不偉哉諸一方學校摸樣雖不無小異同一決無起于常規者所記于此者

某縣所轄之一所，其他可類推焉也。

凡建小學，令募民財以充用，以故不能一時榮築者，多就僧寺假設焉。間或有新瓶者，槩扇其門曰：某區小學又有官賜旗章建為表記。學中教師一二二人，助教三四一人，或四五十人，統督一大區中學則者曰：學區取締幹學中諸事者，曰：保護或事務給薪水茶飯者，曰：雜辦。其始撰教師也，不招那碗々窮年徒極穿鑿老儒先生，況於賣牛買刀，頑然一書生乎。出予江戶繁昌記語恐其流

于虛文陷于浮華，為迂遠無益之學也。多是令子弟自年十七八至二十五六，資資慾慤者，就業於師範學校，限以六十許日，傳習而歸，開校師童生，生徒以滿六歲送校，至滿十三歲，是為小學卒業。學課曰：習字，曰：綴字，曰：單語，曰：數學。如修身學，非童生之可全理會，得則又屬之別科，而教師時將忠孝事跡感動人心，業談憫々說諭，以使之知天理，人道之要歸耳。謂之修身口授，習書字，運筆為習字，學積字，成句為綴字。

識<sup>ナガシ</sup>日月星辰方圓曲直等字為單語<sup>ト</sup>單語也綴字也必令之記誦諳練是為<sup>ス</sup>初等畧涉化學地理會話語學博物等者是為<sup>ス</sup>上等如數字則專用洋法<sup>ト</sup>近<sup>リ</sup>有下<sup>シテ</sup>兼用和法<sup>ト</sup>令自分數名位至<sup>リ</sup>開一方連級學亦有等級云<sup>フ</sup>開校之初有禁<sup>スル</sup>家學私塾授<sup>クナ</sup>漢籍

令

學中正面極隅之所黑板幾箇倚在<sup>ス</sup>于壁豎<sup>リ</sup>河六尺有脚橫四尺許為白黑書<sup>スル</sup>字具距<sup>ル</sup>板數步中央安置<sup>ス</sup>一桌堆積<sup>スル</sup>書籍<sup>ト</sup>桌後居<sup>ス</sup>一凳子以為

教師所<sup>ト</sup>靠<sup>ル</sup>桌之兩傍有四五<sup>タメ</sup>凳子<sup>ト</sup>左右相對<sup>スル</sup>為助教及事務而設<sup>ス</sup>凳子兩傍安排<sup>スル</sup>許多長机<sup>ト</sup>机高低二高者二尺許、低者可<sup>ハ</sup>一尺五十並<sup>ス</sup>長<sup>サ</sup>六尺低者代<sup>ハ</sup>胡床<sup>ト</sup>生徒倚<sup>レ</sup>之一机可<sup>レ</sup>列倚<sup>セシム</sup>五六人高者排<sup>ス</sup>擺<sup>ス</sup>筆墨書卷<sup>ト</sup>生徒對<sup>スル</sup>之習業<sup>ト</sup>凡每日以九字進<sup>ス</sup>于學十二字而退<sup>ス</sup>飯<sup>ト</sup>分<sup>ス</sup>一晝夜<sup>ト</sup>為二十時<sup>ト</sup>夜<sup>ト</sup>則子後一一晌<sup>ト</sup>為一一時<sup>ト</sup>晝午後一晌<sup>ト</sup>為二十二時<sup>ト</sup>是維新以後之制<sup>ト</sup>一字復進<sup>ミ</sup>二字罷<sup>ル</sup>歸<sup>ル</sup>一六之日休<sup>ス</sup>暇放學一日間<sup>タ</sup>生徒憩息<sup>ト</sup>四五回凡這諸般諸學無不<sup>レ</sup>依例<sup>ス</sup>者時鐘鳴<sup>ラス</sup>九

生徒旅進梳机列倚教師助教嚴肅來進禡高  
袴太短外套殊長身不到英佛而最諸洋語天  
名不不下雨雪而常着高屐散髮尖帽昂然一先生  
徐々幕凳子咳一咳叫聲言俯生徒悉俯仰  
生徒皆仰又叫聲道甲立諳誦一生便立而誦  
東西南北乾坤巽艮角丸三角等語如所謂建  
板頌水怡與盲師早語一般早語畢而就機又  
叫聲乙立乙亦依前早語長短高低曲直云々  
誦罷倚机教師警咳更叫俯仰生徒一齊俯仰

教師或助教進而立黑板前手把白墨板面書  
幾個數目100等問道這箇分數如何生徒隨  
其等級應答或教師問這箇加減何如就得生  
徒工夫熟慮把石筆面石磬算來計去有所會  
得則書磬以答若有誤錯則手巾揩盤再四研  
磨更記答言如是能合則可之否則黜之時器  
報午教師叫立聲退生徒俯仰而立齊整旅退  
友人某詩云區々小學遠相連白墨漆牌費萬  
錢村豎市兜群似蟻乾坤巽艮喊夷天學校之

盛可以見矣

一老儒先生倚柱嗒焉既而浩嘆長息亦是賈道嗟悲哉命之窮也遭此陽九令廢家墮不修錢豈得不悲是類儒林墮坑之事無買米錢可飢而死禁授漢籍不得徒極穿鑿同詩書為煙之時先生畢竟不知庚凡事有可必師古者也有不可必師古者也綱常彝倫仁義忠信依此則家齊國治否則身危民畔是可必師古者也若夫技藝百事則有暗于古而明于今稍于彼而疏于此者不得不從

其明採其精矣是不可必師古者也歐米等之長于技藝天文地理醫術器械窮理之確巧智之長往古所未曾有而此邦所未曾見也則宜取彼長以補我短耳而不解事者駭其明迷其長要使凡百悉皆必從洋風開口則曰漢籍無益于世周孔之道迂也見散髮為開化指爛服曰文明異哉民去邪惡而歸德化俗羞僻陋而頃禮法是之謂文明開化豈言一尚簡便伶俐狡猾專務功利之謂耶我國體之尊言未畢

理奴來狎，踢倒座傍，茶盤茶流霑席，先生罵道。  
叱業畜汝，亦不頗禮法者，楷畢復道夫。我國  
軀之尊，民俗之美，天孫降臨，神武創業以還。  
閏休對天明德光被君臣之彝、文物之盛，可謂  
世界無比矣。是以任那來貢，肅慎率服而尚未  
滿足。以周孔之道，令于邦俗，取文獻於彼，以翊  
我皇猷。於是乎天柱益尊，地維以立，皇系連綿，  
天壤無窮。豈不崇矣？乎唐禪虞，受劉衰曹，纂此  
是彼之惡俗，非周孔之道也。而歸咎于漢籍中。

世以降漸，趨奢移，皇風不振，民薄德，欲要當抑，  
浮靡張紀綱，敦民俗，以復古昔也。不在于其位，而不謀其政，而  
妾謂我俗陋，我民愚矣。誣皇祖，罔國軀，不亦  
甚乎？如夫網常彝倫，仁義忠信，互于古今，通于  
東西，宇宙間不易之常道，而謂之迂談，謂之陳  
論，人情之競新奇也。真可悲矣！真可嘆矣！且彼  
之所謂自主，自由者，何？天高地卑，即是天地之  
自主，天覆地載，即是天地之自由。父子之親，父  
子之自由，君臣之義，君臣自由，貴賤長幼，夫婦

新開館論

印鑑舞墨論

兄弟各守其職分而不能相奪之謂自主自由。非弟凌兄婦逆夫之謂也。是之不察謬解以誤後學悲哉此輩洋學固不達西洋長處開口則說共和合衆又不知國體吐語則論沿革撰襲毫無日本膽氣欲甘為西洋奴隸不悲哉然而竊怪官廢私整禁家學不達時宜妄為也如那腸錦口繡鬻市獲利非學士也這是俗掉虛舌身無實行疏々窮年徒極穿鑿非儒人也儒曲學亂倫敗俗亦大矣如此輩廢之亦可罰。

之亦可我則異于是有不可有希世之雋民瑚璉之閑器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大言質則接明道之和氣學則窺仲尼之門膚至美說經也揭馬融之絳帳徒極作文也起韓愈之高山腸錦口濡尊德誼而掛曲學攻異端以歸正道斯害民處則可以扶翊道義藻飾休隆其然豈可行修整心存經世出則可以覺醒此世開牖斯之徒葆齋退藏費月金幾圓於那六十日傳習之黃吻兒者何可如我詩筆老渾揮寫秀麗零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箋斷縫亦可爭購競求沽之哉沽之哉沽之廉而舍之  
迂儒萬年學術不值一文先生好罵他人口渠初業醫而無買藥者亦似先生以其少識字甘為  
村兜師這是老鈍怪物使之為修身口授而可使之教單語綴字而可然猶傲然自以儒居畢  
竟田舍役者邦俗謂非優一日役渠常言吾隱逸吾靜退吾固不欲居都城雜遯中與賣字鬻文  
者相伍但當山中高卧善一身耳聞渠幸有二

頃田足粟麥飯菜羹故為此大言以嚇僉父俚語所謂家有敝幕享之千金之類那個怪物經學陳熟文詩萎膝使之住繁昌地方不過立尿被巡查呵出壹銖罰金耳然尚區長某輩囑之撰先人墓誌銘某院愚僧使之作募緣簿序真  
是好笑称揚那怪物而不購吾斷繚零箋不可惜哉奈人不惜何嗟亦命矣悲哉悲哉其妻在傍勸諭道君之嘆息亦不值一文不如趁早開化以得月金之愈也先生作色道卿誤矣維新以建

大明餘詩

田籩齋詩卷一

至為第 一月時尚嚴寒、審花未備。况庭樹豈有  
開花之理。開化開花國音相近。先生偶說開。因復嘆曰。東修不  
至家不償。吾已矣夫。他日歌而過小學。曰法  
兮法兮何我之衰。教師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  
日曜日放學。一夥學生飲酒樓行盃。幾巡已  
醉矣。一生立舞藝妓調絃。按歌及興。酬奇他  
生代舞。更歌道。告兮告兮。學校生諳記諳謡。腦  
心。雖似偎雜。嬉遊遺懷。不過這樣也。則興  
時書生之高論。數語。偃蹇迂野。至于破家頽產。

惠風大有逕庭。拔小學俊秀。送之中學。又致于  
大學校。別有醫學局。為醫生而設焉。

病有寒熱虛實之辨。藥有溫涼補瀉之別。經絡  
部分。臟腑官能。非習業之精窮。理之明。則不能  
從事于此。醫豈易為哉。今此論。一二如夫。充實  
病而誤投補藥。衰耗症而或與瀉劑。則可立而  
斃矣。不唯是已。某腑受病。何膜閉塞。是之不察。  
妄施治術。不致夭折也者。幾希。漢醫榮衛益氣  
之論。邦人墨守古方之流。空誕粗拙。無益于開

化朝旨無論產婆藥鋪可誤生靈者雖醫人  
非經官之試驗一切禁遏不令鬻其業至仁如  
天不可仰而崇矣乎然而庸醫拙工有苦其檢  
束者真可憫矣真可笑矣

余嘗著育嬰新編將梓未果憂邦俗有先子惡  
風也近聞函館人某上表蒙准建育嬰社官令  
某為社長拜權少講義說諭愚民以救其弊難  
波亦繼有此舉余聞之喜而不寐億兆蒼生遭  
際至治肫然之恩無所不洽可期而待也

余言西醫合信氏之在支那著書也藥則收人  
浸黃連以代機那術則取用銅錢刮血法其所  
著雖出于示漢人以醫術概畧其心志公明無  
所偏私者如此且如種痘雋法始見于醫宗金  
鑑而土耳其傳之入英西人之深切于技術可  
以見矣獨異我邦醫人之執拗曰古醫方曰  
折衷家曰皇朝醫東垣也丹溪也于唐于晋無  
不各立流派也迷執陳龜如守祖遺青匱學之  
鹵莽術之拙劣不亦宜乎

記嘗有故幕醫官某問予道傷寒論中有梔子鼓湯方或鼓字形相似故謬所云子鼓者何物余忍笑答道不是鼓鼓耳鼓也者杳鼓子字當連上讀山梔于是也其人曾無慚色顛預首領道琪然開化世界無這不學之醫豈不懿耶

進退之便無買藥者衣服之華無請治家況於浮輕詭譎半為斧柯婆業幫閒醫耶文明之化至矣哉有一醫生讀布令書蹙眉道依此則唔傍無糊口地如吾未習四書句讀幼少從師受

傷寒論句讀贊贊奇憻不能記得師不得已授以方極類聚一方下次日夜誦讀尊奉古方試之實事隨症施治者有年于茲人皆稱良醫君而稱良不平生以謂吾事足矣今而有此令吾年老大豈忍更甘讀洋書欲兼讀與其諸縣廳受黃吻兒之試驗寧吹笛術按摩術耳設不能吹之道君醫術在行一朝忽換方向或似破臉面然代吹笛苦勉學洋術詎患難諸焉生道子誤矣予雖鈍物勉勵從事詣則或諸但奈不信洋

術何、他常言、內景機閑、人身窮理、不過解剖死屍以見其位置部分、畢竟紙上空論要非、動物窮理、非潛人之肛、覩其臟腑也。此輩聞已發試、豈如吾輩經驗施治著實。子休復言客冷一笑道君言似有理然不開化亦甚且僕亦粗聞醫理、試有問有入于此誤傷動脈管出血不止、則君何術救之生曰火鑊烙其管口一日而出血尚逆、則如之何鑊出脉管以線繩管過之客曰如委中尺澤等、則可然請問設破齒根動脈亦

猶結繫人咽喉、醫生默然客乃道君之體  
懂如此吹笛最宜。

養蠶

蠶之生于世、曠古邈矣。皇朝則一曰肇于稚產靈神、一曰生保食神支那、則軒轅氏妃始飼之、其詳不可得而知也。迨至周代、蠶事寢備、天子諸侯必有蠶室、有后妃齋戒躬桑之禮、蠶事既登、今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蠶桑之可貴也。如此然而八蠶三繭粲然詳于載籍矣。

我邦土壤肥沃、穀禾豐美、冠于萬國而亦宜于桑故一以扶桑名焉。自古昔來、緝帛絲繭為所產之逸品、是以邦人無不皆勤苦盡力于此也。維新以降、歐米諸洲來航、如比隣珍重。皇國繭絲實如珠玉、於是戶々競作、人々爭製、千萬航輸海外、乃如蠶種亦從而為貿易、第一物而製種之利幾倍于絲、所以養蠶家多好製種者也。今除邦內所用、航送蠶種不降二百萬隻云。桑樹之性好引溫素、故宜擇多雜砂石地而樹。

焉武之荒川沿界、毛之利江近側、拓開砂磧、競  
拔桑林、綠條掩映、遼豁聯連、不唯數十里以宣于桑于繭也。如毛、嵩村、利江中之一大洲嶼、名于桑蠶久矣、村人自称本場、謂下出精良地為本場有号、養蠶長者輕視、他之後製種地謂之場、達不宜是為場、然如武之秩父地屬于荒川原流、土地狹隘、不得沿川植桑、而土性多雜砂石尤宜于桑故郡民以桑蠶代米麥安樂營生者幾百年矣、繭絲上好、冠于國內、世間至帛之精緻者、

概以秩父一名蓋以是耳以其有限制不能隨意  
製種典土地狹隘之故所出雖不至多數種之  
精良比之諸方本場決難勝輕云因思羽石信  
之國古來名于蠶桑而如羽之米澤小出官坊  
白兔石之伊達信夫等或沿阿武隈川或夾溪  
流信之上田自下則側于千曲川地固屬于砂  
礫而土性凝厚不似彼行步沒胫較沙瘠土由  
是推之如武之熊谷兜玉等蠶事益盛則本場  
之名端高于天下也此等之理頗讀泰西農學

識

凡糞桑宜豆宜淤蔭以草新葉曝乾布置桑根宜酒糟不  
取耐宜之女加良伊日寺魚者製種多者糞價亦  
有里數百圓金者相種者多喜蒼青色不喜黃  
色赤色灰白色而罕知種之精力充實在葡萄  
色者且如其色雖不無因土性者或當因糞之  
何如而變焉則概論之拘矣善驗者而自知  
植物之性蓋先于動物焉蠶自引溫素樹而生  
所以嫌窄塞忌濕冷也與公桑蠶室風戾桑葉

以銅之古今同轍不亦妙耶故凡營蠶室宜選擇開地面築造高敞要務使空氣流動焉室面東方引得旭日益佳丘崗樓閣碍西北方為不佳近日坂東地方有儘通此理者其築蠶室規模宏壯最高大者棟長約二十餘間徑七十八間高六七尺其小者無不至橫十餘間徑五六間高二十三尺者葺屋以瓦或茆或言以茆最佳以其值酷炎不似瓦廳灼熒受得熱毒也凡養蠶者室中皆搆寒暑鍼室之屋下數尺正面向背觀也

記月令曰具曲植筐筥曲蠶箔也植架蠶箔柱七本邦銅蠶多是編竹如床約衡三尺長六尺許無脚鋪薦盛蠶乃所謂箔也插入之架架數等間隔如階子便于出納箔以撒糞即植也俗曰古迺瑪

蠶生七八日初就眠為之一眠一眠五六日而二眠六七日而三眠又六七日四眠起七八日乃熟邦俗作熟用稻葉或細薪初生至熟大抵三十七八日或四十日為蠶事畢又五六日而開熟收熟後七八日蠶絕化為蛹又八九日蛹化為蟻十顆而蟻九蟻一是為九分蟻八蟻二是為八分以下同之製種家至八九分為禮四分以下為數

予嘗觀宋時養蠶圖其製種壁掛束葉撒著蟻

蓋生種後手搓葉以取蠶也迂拙可想我邦古昔製種其詳雖不可得而知近古以來撒蟻於厚紙生種紙大約徑七寸五分縮一尺一寸五分以小角木如浙子界畫紙緣四方防蟻外出紙一頁約用蟻百二十至百五十則種無蟻隙云近官制限定製種數令指工製紙領之邦內以納稅無蒙准證則不得私鬻所在有大慄代有世話役司其事蓋慮放製多數貿易之際有析本頑產者也恤民之疾苦意深矣然以一

時不得<sup>レ</sup>逞<sup>フ</sup>其<sup>ノ</sup>慾<sup>ニ</sup>或<sup>ハ</sup>有<sup>ク</sup>感<sup>ハ</sup>頗<sup>ハ</sup>怒<sup>ハ</sup>訕<sup>ハ</sup>者<sup>ニ</sup>蠹<sup>ハ</sup>愚<sup>ハ</sup>難<sup>キ</sup>曉<sup>シ</sup>如<sup>シ</sup>  
此<sup>ニ</sup>或<sup>ハ</sup>言<sup>ハ</sup>江<sup>ノ</sup>河<sup>ノ</sup>之<sup>ノ</sup>決<sup>ニ</sup>不<sup>可<sup>レ</sup></sup>手<sup>ハ</sup>防<sup>フ</sup>非<sup>ハ</sup>遭<sup>フ</sup>虎<sup>ハ</sup>害<sup>ハ</sup>不<sup>レ</sup>知<sup>ニ</sup>虎<sup>ニ</sup>  
之<sup>ニ</sup>可<sup>キ</sup>懼<sup>ル</sup>使<sup>ハ</sup>其<sup>ノ</sup>自<sup>由</sup>製<sup>ハ</sup>鬻<sup>カ</sup>取<sup>ル</sup>敗<sup>ハ</sup>之<sup>ノ</sup>後<sup>ニ</sup>知<sup>ニ</sup>朝<sup>旨</sup>之<sup>ニ</sup>可<sup>キ</sup>  
仰<sup>ハ</sup>不<sup>レ</sup>亦<sup>可<sup>ハ</sup></sup>耶<sup>ニ</sup>此<sup>ニ</sup>是<sup>ハ</sup>不<sup>レ</sup>救<sup>フ</sup>孺<sup>子</sup>入<sup>ハ</sup>井<sup>ノ</sup>之<sup>ノ</sup>說<sup>ハ</sup>耳<sup>ニ</sup>如<sup>キ</sup>本<sup>ハ</sup>  
年<sup>ニ</sup>買<sup>フ</sup>粗<sup>ハ</sup>惡<sup>ハ</sup>蠶<sup>ハ</sup>種<sup>ニ</sup>而<sup>ハ</sup>焚<sup>フ</sup>之<sup>ハ</sup>雪<sup>ニ</sup>國<sup>ニ</sup>辱<sup>ハ</sup>慮<sup>ル</sup>後<sup>ニ</sup>來<sup>ハ</sup>豪<sup>商</sup>處<sup>ハ</sup>  
措<sup>ハ</sup>裨<sup>ハ</sup>于<sup>ニ</sup>文<sup>明</sup>者<sup>ニ</sup>有<sup>ハ</sup>焉<sup>ニ</sup>可<sup>キ</sup>賞<sup>ス</sup>哉<sup>ニ</sup>

五<sup>ノ</sup>畝<sup>ノ</sup>之<sup>ノ</sup>宅<sup>ニ</sup>樹<sup>ハ</sup>牆<sup>下</sup>以<sup>ハ</sup>桑<sup>ヲ</sup>則<sup>ハ</sup>老<sup>者</sup>足<sup>ニ</sup>以<sup>ハ</sup>衣<sup>ハ</sup>帛<sup>古</sup>昔<sup>ニ</sup>  
養<sup>ハ</sup>蠶<sup>ヲ</sup>專<sup>ラ</sup>為<sup>ハ</sup>養<sup>老</sup>而必<sup>於</sup>牆<sup>下</sup>恐<sup>ニ</sup>其<sup>妨<sup>ハ</sup></sup>永<sup>久</sup>穀<sup>ヲ</sup>也<sup>ニ</sup>

皇朝<sup>ニ</sup>亦然<sup>リ</sup>課<sup>ハ</sup>民<sup>ニ</sup>桑<sup>ヲ</sup>漆<sup>ハ</sup>上<sup>ノ</sup>戶<sup>ニ</sup>桑<sup>三百</sup>根<sup>ヲ</sup>中<sup>ノ</sup>戶<sup>ニ</sup>二百

根<sup>ヲ</sup>下<sup>ノ</sup>戶<sup>ハ</sup>一百根<sup>ヲ</sup>見<sup>ハ</sup>于<sup>ニ</sup>田<sup>令</sup>上<sup>ノ</sup>戶<sup>即<sup>ハ</sup></sup>上農<sup>ニ</sup>上農<sup>ニ</sup>而<sup>ハ</sup>  
樹<sup>ハ</sup>桑<sup>ニ</sup>僅<sup>ニ</sup>三百株耳<sup>ニ</sup>如<sup>キ</sup>諸葛武侯<sup>ハ</sup>蜀漢宰<sup>ニ</sup>相<sup>ニ</sup>而<sup>ハ</sup>桑<sup>ヲ</sup>  
八百株薄田十五頃<sup>ヲ</sup>言<sup>ハ</sup>子弟<sup>ニ</sup>衣食自有<sup>ニ</sup>餘饒<sup>ニ</sup>則<sup>ハ</sup>  
桑蠶<sup>ニ</sup>多寡<sup>ニ</sup>古今之異<sup>ニ</sup>可<sup>レ</sup>以徵<sup>ハ</sup>矣古昔<sup>ニ</sup>則租稅徵<sup>ハ</sup>  
庸代器用<sup>ハ</sup>易<sup>ハ</sup>衣巾<sup>ヲ</sup>多<sup>ニ</sup>用<sup>ハ</sup>穀粟<sup>ヲ</sup>以<sup>ハ</sup>賤<sup>ハ</sup>金<sup>ヲ</sup>貴<sup>ハ</sup>穀<sup>ヲ</sup>也及<sup>ハ</sup>  
至<sup>ハ</sup>後<sup>ニ</sup>世<sup>ニ</sup>民俗漸奢靡<sup>ニ</sup>室屋之華衣服之美食<sup>ニ</sup>則<sup>ハ</sup>  
選<sup>ハ</sup>精粲嘉肴<sup>ヲ</sup>飲<sup>ハ</sup>則<sup>謀<sup>ハ</sup></sup>芳茗美醞<sup>ヲ</sup>婦女之香奩首<sup>ヲ</sup>  
飾<sup>ハ</sup>至<sup>ハ</sup>吹彈歌舞之所<sup>ニ</sup>用<sup>ハ</sup>萬般經費<sup>ヲ</sup>非穀粟之可<sup>ハ</sup>  
能<sup>ハ</sup>給<sup>ハ</sup>得<sup>ハ</sup>焉於是乎民始賤穀而貴金矣既已貴

金人々無レ不レ願多レ蓄此物乃見金多者則呼旦  
那<sub>下</sub>旦那邦尊稱遭金乏人則稱其許<sub>其許卑賤之稱</sub>有金者  
雖無器量先人行無金者雖有智慧嘵放屁金  
之為德其盛矣乎開港以還航種輸絲護金之  
多者每年不降于數千圓金不播麥而樹桑不  
耕田而養蠶如山鄉僻地懇山拓林競樹爭糞  
故雖年豐穀禾不廉雖山深薪炭尤匱且以繩  
車所用亦夥薪炭價貴不唯什倍然穀之不廉  
薪炭之匱亦足以觀我邦蠶事之盛也

有<sub>二</sub>興立談者甲道人之急耕專事桑蠶唯欲<sub>レ</sub>儲  
金不費米麥未有甚於此時自今而往一一朝遭  
年不登寧銜楮帶而死麼乙哂道休矣野蕃郎  
何出<sub>ス</sub>這不開化語不<sub>レ</sub>有風流牛生麼如那牛氏  
公卿士庶至車夫馬卒何人不愛其風流而賞<sub>セ</sub>  
其滋益老實翁嗜之遊冶郎甘之朱門妃嬪啖<sub>モウロウ</sub>  
娃玉池醜婦歷齒莫不齒其甘肉嘗其腴味<sub>モウ</sub>  
焉章臺娼妓啖焉豪家太太裏店老婆無別嬌  
是之不食偏思妙姓米麥甚矣不知世變思令

戶々牧牛逐日蕃息以代米麥則年無荒歉民免飢餓雖有堯水湯旱又復何憂豈不妙哉然則禹之過門不入舍可愛老婆而去亦是無益之勞言未盡甲道如牛肉充食可延壽命則有理但林盡山禿薪炭不繼奈何少量可笑曰有石炭在焉曰石炭鑿盡何物代之從出焚桑枝枯桑足矣說到焚枯桑心一胆俱小曰奈其有限何乙道牛肉生燙亦佳甲咲々道如兄言不能煮爾製絲也嗚呼田野纏綻之徒或有為此說者

井蛙管見不知世界之大可憫笑哉

前人詩曰粉一色全無飢色加豈知人一世有英華年々道我蠶辛苦底事渾身著苧麻面不施粉頰有飢色辛勤如此而不知有綺羅榮已理紹帛徒供他一人之服身穿苧麻送了生涯則昔時農家之陋蠶婦之苦可緬想矣而今也異焉聞蠶婢一月雇錢有過于六七圓者蠶事熟閑間或有不梳頭日決不至有飢色故既畢其功髮則委篋頭娘衣則託截縫一家粉一面朱脣嫋媚來

文 明 鑑 言

田 告 無 異 言 卷 一

往或有楊柳樓月急歸時況於新婦小姑買羅購錦至費若干圓金不復村家景况也

織車之製一人對一車者雖外邦或類似焉故織車之製一人對一車者雖外邦或類似焉故

今不詳其狀近日器械製絲漸行于世有用蒸氣者有以水者有人手操作者器有大小之異巧思雖不一樣要皆絲之精緻與尋常織車所製者更隔毛之富岡出于官之所肇是為噶矢而伊世哥共研社次之蔓延于遠近諸國云富岡製絲場則以蒸氣旋轉織車有督官統焉

有巡查警焉擇妙齡女子五百人以充之只見矯然送響砰訇雷奔笛一聲寥亮工一女同起齊整旅進部伍有法明眸皓齒情思不一有眉秀神清水肌似梅者有細腰纖弱如柳者海棠嬌燒牡丹豐艷菊之妍態桃之紅臉恰為春萼秋葩競妍一時想凡在此場多是種痘過女不復見那痘容擺面黧髮黃之狡奴或評曰與風流陳娘子軍一般此場所製之絲精緻無比其成于玉腕素手所以有光澤也諸方製絲所

有休暇日梳髮行遊新俚曲曰可知那兒縵絲娘婀娜姿態意氣揚文明餘輝及繚絲兒其意氣揚亦宜矣

村劇

錦幔披時喝采同萬千看客凝雙瞳新人屁洩紅禪臭村老淚和清淚陰險誰容祐經惡孤忠皆懸鬼王竊橋鳴鼓響收場處人海波額古

社風

副且痘疤傳粉班賀頭却似姐娘顏村正兒子

義經好一齣聲高安宅闢這是否年十八觀村劇詩也距今三十餘年記以見時世之變耳

村里演劇或於祇園會或於社賽日有依例者有臨時者戲場多於社境或寺院廣庭設焉如依例者必有定期舞臺看棚管絃鐘鼓至帷幕倡衣之屬一夕設置不欠一物而至淨瑠理一家歌者絃師吹笛擊鼓者流請于京府招于他鄉或有村間少壯嗜其藝者則請師來肄而任其

事隨鄉俗不同也。遭風雨順氣候和則酒肆賛鋪與鄉人謀先釀金若干稟官蒙准發起以為街賣之因是出于臨時者、臺棚勾欄草率、不堪鄙朴。凡鄉優本無專門者農商餘技所謂田舍役者耳官禁不令售其業則復歸本業是。以鄉村子弟請那役者來謹受訓誨摸倣演搬謂之振附振懸也附授也謂授與訓練使之會得其姿態情趣也故自介白脚色至啼笑之狀舉動之態。猝頭拗肩摻手扔腳訓誨之法莫不。

百方竭精焉習者亦可謂語之而不惰者村間所演多是古曲忠臣庫千本櫻之類、拋鋤而摸判官鐵馬而扮阿里亦與下今時村兜之晨詣小學講習勉勵者異焉。

嘗遊一鄉村觀其肄劇所演箱根靈驗只見一夥丐兒飛奔出來各箇揮棒直向飯沼頭上一下齊齐下四面如雨飯沼雖脚健颶疾避捧左接右應拌脚捉手縱橫投擲弄越也似這時昏黑不辨人一面來得湊巧筆助見這形勢不問一二。

大喝捨隙，躉地跳入，抵東觸西，手搏脚踢，恰如翔集擾禽，又似疾風拂葉，衆丐一聲叫敵，不得四散奔潰。飯沼為作怪狀，叫道在那邊，不知何者。筆助闖見道認得語音，不是郎君筆助麼？郎君磨語罷筆助便近前跪一肥兒，粉筆助當跪而不跪，振附叫跪筆助道今朝飽喫蕎麵一腹，滿跪不跪，得看客鬪笑。

一一鄉相集，議演劇里正坐，在上頭伍長以下逐次兩傍列坐，其狀儼然與議救荒治河一般。卑

正呼振附詢何曲，最佳振附道凡劇無賽于忠臣庫。國姓翁二曲，相公與衆位請擇焉。伍長慙愚，決演忠臣庫，振附道某賢郎宜佳兒，某令弟宜勘平判官，則誰由良，則某如里正郎君，音夾體便究竟，宜於寺岡平衛里正瞠目叩席，道默之，那馬僧兒尚且拾由良，是鹽冶氏家老寺岡隸卒耳，吾家奕世里正門地最高演劇屬戲，豈使吾兒為隸卒耶，遂不畢議而散人傳為哩一笑，事亦在三十餘年前，氣運一瞬而改，今日

非復昔日無不物而事而開化則看棚不喧新  
人放屁舞臺罕見副一旦痘疤且以雜劇勸善懲  
惡之益優平相撲散樂官准其公然為業於是  
乎鄉優競磨其伎不曾假笑乾哭極妙至其尤  
者晚吟詠嫋歌曲通琴譜茶經亦不鮮乃田舍  
役者非復野蕃樣故每遭年熟蠶豐商農豪右  
協議為一大舉招來京優而優負少則或雜鄉  
優搬亦不甚見其醜云然則此伎之盛不亦  
嗚呼郡縣開化乎

# 宿游

蒙本發免書林

東京鄰町四丁目

碌部屋太良兵衛

東坡集

蘇東坡集

蘇東坡集

卷之二  
行

